

性不变，如《尚书·益稷》：“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诗经》中类似复言叠词的巧用，易收以简洁语言讲清主旨，描透形貌之良效，使所描绘的花草人物，形象鲜明，维妙维肖。这决定了所用的词非形容词难胜其任。《文心雕龙·物色》列举《诗经》中一连串巧用复音词的例子，“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霏霏拟雨雪之状……：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作者思想感情与自然景物息息相通，形似而神亦似，这种用法和“采采”的用法是相同的。

由此，我们可说，《诗经》中的“采采”虽译注上略有差异，但其词性相同，均用作形容词。

作者工作单位：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史赞来源小考

——读刘向《列女传》颂礼记

张 涛

我国古代不少纪传体史书除了有“论”，还有一种韵文的“赞”，一般称为史赞。关于这一体例的来源，前人曾有述及。刘知几《史通·论赞》说：“马迁《自序传》后，历写诸篇，各叙其意，既而班固变为《诗》体，号之曰述。范曄改彼述名，呼之以赞。”赵翼《陔余丛考》卷五也提到：“史迁于各纪传后有太史公论断一段，班书仿之，亦于各纪传后作赞，是班之赞即迁之论也。乃范书论之后又有赞，赞之体，用四言韵语，自谓体大

思精，无一字虚设，以示独辟，实则仍仿《史记》、《汉书》末卷之叙述，而分散于各纪传之下，以灭其踵袭之迹耳。”这就是说，《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叙传》是《后汉书》及其以后各史赞的源头。前此，萧统编《文选》，设有“史述赞”一目，收录《汉书·叙传》中《叙高祖纪》等三篇和《后汉书·光武纪》赞，实际已将二者视为同一种体例，尽管“史述之名，究属不典，统名为赞，于义为长”（程千帆《史通笺记》）。

《史记·太史公自序》前半部分主要记载司马迁的家世、生平，后半部分则为全书序目，讲述各篇的著作本意和编撰主旨。如“运筹帷幄之中，制胜于无形，子房计谋其事，无知名，无勇功，图难于易，为大于细。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汉书·叙传》也有类似的序目，只是谦改“作”为“述”。如“抑抑仲舒，再相诸侯。身修国治，致仕县车。下帷覃思，论道属书。说言访对，为世纯儒。述《董仲舒传》第二十六。”范曄著《后汉书》，于每篇纪传之后，均作一赞，并由此形成一种史书编纂体例。应该指出，《汉书》纪传后也有赞，但它是仿《史记》的论写的散体的篇末论辞。《新唐书》、《金史》、《明史》之赞亦然。

刘知几、赵翼等指出的史赞来源，是很有道理的，但却不够全面。经笔者考察，西汉末期刘向编撰《列女传》，其中的颂是《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叙传》序目之间一个不容忽视的环节，曾对史赞形成定制起过重要作用。

颂和赞本是两种不同的文体。颂起初用来禀告神明，后渐渐用于人事，以赞美功德，显扬形容，为《诗》六义之一。赞最早出于乐官的赞辞，用作对事物的赞美和感叹，形式为四言韵语，篇幅短促不长。颂和赞都要求文辞明丽，颇有相似之处。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曾引宋真德秀（西山）云：“赞、颂体式相似，贵乎瞻丽宏肆，而有雍容俯仰顿挫起伏之态。”西汉中期，

二者便已出现某种合流。刘勰《文心雕龙·颂赞》指出,《太史公自序》序目属于赞的范围,但又是用颂的体裁加以议论的,“托赞褒贬,约文以总录,颂体以论辞”。此时的颂和赞已不再是仅具歌颂、赞美之意,而是包括了评论,对正面的颂扬,对反面的贬斥。这样,到西汉后期刘向之时,颂和赞的区别已经不大,这也是《列女传》颂能对后世史赞产生影响的前提之一。

从形式上看,《太史公自序》序目分述各篇作旨时,语言基本使用散体,多是内心世界的自由抒发,不受前人成说约束。

《列女传》七篇(卷)传文以外,有颂一篇(今本分置各人传后),分别评论传中人物,兼及撰作本意,全似《太史公自序》序目,同时又在其基础上有所变化和发展。首先,语言整齐划一,采用四言韵语。元、成间《诗》教盛行,朝野上下喜引《诗》发论,四言《诗》体亦成为一种时髦文体,刘向自不能例外。另一方面,刘书的编撰目的是为了劝戒宫闱女性,而韵文琅琅上口,宜于她们诵读、牢记。这种形式不久便为班固等所吸收、借鉴,《叙传》序目即用韵文写就,《后汉书》以后诸史赞更沿而不改。其次,注意称引经典圣贤之说,如“一醺不改”,“杀身成仁”等,以增强说服力。在经学上,刘向持《谷梁》义,而《谷梁传》就爱称述前人格言遗训,此对刘向或有影响。

《汉书·叙传》序目及《后汉书》以后诸史赞于《列女传》此例也多有取资。

从内容上看,《列女传》颂首重以《春秋》笔法褒贬人物,感情色彩十分浓重。《太史公自序》序目中这种倾向还不明显。司马迁有着史家所必须的冷静、客观的态度,虽然将一部分人归入值得赞誉的循吏,将一部分人归入应受贬斥的佞幸,但他并未由此而对他们加以绝对的肯定或否定。他被后人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大概也是一方面的原因。刘向则不同。严格讲,他只是“以别职来知史务”,算不上完全意义上的史家。作为惓惓

宗室的政治家，他有一种视善如亲，疾恶如仇的性格。《魏芒慈母》颂称赞传主道：“慈惠仁义，扶养假子。虽不吾爱，拳拳若亲。继母若斯，亦诚可尊。”《夏桀末喜》颂言：“末喜配桀，维乱骄扬。桀既无道，又重其荒。奸轨是用，不恤法常。夏后之国，遂反为商。”由于刘向的影响和儒家思想的进一步独尊以及统治者对史学干涉的增加，扬善抑恶成为史家著述的一个共同特点。《汉书·叙传》序目言佞幸“彼何人斯，窃此富贵”，颜师古注：“此叙亦深疾佞幸之人。”《后汉书·李杜列传》赞推崇传主道：“李、杜司职，朋心合力。致主文、宣，抗情伊、稷。道亡时晦，终离罔极。变同赵孤，世载弦直。”从中可以看出刘书的某些影子。

《列女传》颂的另一内容是要点明传主的主要事迹，以与传文相呼应。这也是赞的特征之一。《文心雕龙·颂赞》：“赞者，明也，助也。”就其赞助之义而言，有补充前文的，更多的则是概括前文的，这在《太史公自序》序目中已经出现，如“汉既初定，文理未明，（张）苍为主计，整齐度量，序律历”。但它对传文的概括过于简单，很多重要言行得不到反映。刘向在《列女传》颂中承袭和发展了这种形式，如《鲁义姑姊》颂言：“齐君功鲁，义姑有节。见军走山，弃子抱侄。齐将问之，贤其推理。一妇为义，齐兵遂止。”刘向之后，《汉书·叙传》序目及诸史赞都较多地借鉴了《列女传》颂的写法，注意对传主生平行事进行简明扼要的叙述。例如，《叙传》称道：“贾生矫矫，弱冠登朝。遭文叡圣，屡抗其疏。暴秦之戒，三代是据。建设藩屏，以强守圉。吴楚合纵，赖谊之虑。述《贾谊传》第十八。”由于纪传体史书各传篇幅大，头绪多，诸史赞也很难象《列女传》那样详述传主言行，有些事迹只得省略或轻笔带过。

《太史公自序》序目曾对《史记》诸传主作过思想性格方面的描述，如言老子“清静自守”，仲尼弟子“崇仁厉义”，从而

使传主形象更加突出。《列女传》颂进一步重视了这个问题，象称姜嫄“清静专一”，简狄“敦仁励翼”，等等。《汉书·叙传》序目及诸史赞在此基础上又作了发展和确定。例如，《后汉书·郭符许列传》赞曰：“林宗怀室，识深甄藻。明发周流，永言时道。符融鉴真，子将人伦。守节好耻，并亦逡巡。”不难看出其取资于《列女传》颂的痕迹。

东汉以后，颂赞二体更趋合流，赞几乎成了颂的支流，成了“颂家之细条”（《文心雕龙·颂赞》）。在有名的作品中，晋代陆机《高祖功臣颂》与袁宏《三国名臣赞》同体，左芬有《德柔颂》，又有《德刚赞》，文体亦如一。这些都为范曄接受《列女传》颂的影响创造了条件。尤为重要的是，赞体在一些杂传、方志中也有运用，它们仿于《列女传》颂，却又为纪传体史书诸赞的撰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对象。东晋常璩《华阳国志》的“先贤士女赞”就是其中之一。象称何武：“汜乡忠贞，社稷是经。进贤为国，稽考典刑。爱莫助之，身殒朝倾。”前此，西晋嵇康《圣贤高士传》赞的形式也与《列女传》颂完全相同。如《井丹传》赞曰：“井丹高洁，不慕荣贵。抗节五王，不交非类。显讥辇车，左右失气。披褐长揖，义陵群萃。”（《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本）《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除于序文中提及“嵇康作《高士传》”外，又著录“《圣贤高士传赞》三卷，嵇康撰，周续之注”，这说明其赞可能是列在全书之后独立成篇的，就如同《列女传》始作时传七篇，颂一篇那样。皇甫谧亦著有《高士传》，今本每人传后皆有八句四言韵语，用以概括传文，称扬传主，与《列女传》颂的形式毫无二致，只是未标颂或赞目。这也许对范曄将赞置于《后汉书》纪传之末有过启发。

综上所述，刘向《列女传》颂与史赞的出现有着较为密切的关联，它在形式上、内容上对范曄撰写史赞，并使其成为《南齐书》、《北齐书》、《晋书》及《旧唐书》等纪传体史书所沿袭

的一种体例，产生过不小的影响。换言之，《列女传》颂当是史赞的一个重要来源。

作者工作单位：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东州考

杨 琳

“东州”一词，典籍时见，所指何地，各词典或付阙如，或予测度，未足征信。《辞源》、《辞海》、《汉语大词典》及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撰的《中国历史地名辞典》皆未收其词。臧励龢等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云：“东州，辽置。今阙。当在奉天境。”奉天大致相当于今辽宁省。此为揣测之辞。台湾《中文大辞典》云：“东州，地名，即束州。按《太平寰宇记》云：‘今瀛洲束城县东北十四里有束州故城，即汉县理所。’是字当作束，《魏志》作东，形之讹也。”对此，我有两点看法，其一，

“东州”典籍中所见非一，未可尽以形讹说之。1981年台湾人文出版社出版的九大卷之巨的《中外地名大辞典》是中国目前收词最多的地名辞典，该辞典也仅说：“东州，辽置；今阙。当在辽宁省境。”还是因袭《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的说法。可知“东州”一地迄今不详所在，有查考落实之必要。

《后汉书》卷10上《皇后纪·和熹邓皇后》载：元初五年平望侯刘毅上书安帝曰：“及元兴、延平之际，国无储副。仰观乾象，参之人蓍，援立陛下为天下主，永安汉室，流化四海。又遭洪水，东州饥荒。”李贤注：“延平元年，安帝初即位，六州大水，永初元年，禀（赐谷）司隶、兖、豫、徐、冀、并六州贫人也。”